

江 川 白布和等編著

蒙漢合璧書法藝術

The Special Compilation of Art Thesis of
Calligraphy in Both Mongolian and Chinese

論文專輯



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

興安盟發現最古老的蒙古文字

早于現有史料 100 多年

興安盟舉辦成吉思汗箴言蒙漢合璧書法大展

藝術●開創蒙漢合璧書法新形式

歷史●澄清有關成吉思汗的誤傳

成吉思汗箴言精華 200 條

成吉思汗箴言蒙漢合璧書法大展組委會

蒙漢合璧書法藝術
ᠮᠤᠩᠬᠠᠨ ᠬᠤᠯᠠᠭ ᠰᠤᠮᠤ ᠰᠤᠮᠤ ᠰᠤᠮᠤ ᠰᠤᠮᠤ

江川 白布和等編著

The Special Compilation of Art Thesis of Calligraphy in Both Mongolian and Chinese

A Rare Flower in the Culture Treasure—hou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Oldest Mongolian Writings Which Were Found in Xingan League Is Earlier over a Century than the Pres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Genghis Khan's Admonitions if Both Mongolian and Chinese Was Held in Xingan League.

Art ● Initiating a new style of calligraphy in both Mongolian and Chinese

History ● Clarifying some misunderstanding of Genghis Khan

200 Greem Pieces of Genghis Khan's Admonitions

為威吉恩汗箴言書法大展題

民族文化
源遠流長

楊成武
一九九二年
七月八日

全國政協副主席楊成武將軍題詞

目 錄

題詞	楊成武
蒙文書法起源與巴日斯	
哈達岩文	邵道著(1)
蒙古族書法篆刻藝術的	
歷史和現狀	滿都麥著 鋼土木爾譯(6)
略論蒙古文書法	
.....	白布和著 礎倫巴干譯(23)
蒙漢合璧書法藝術初探	
.....	江川著(31)
編后	編者(131)
附錄：成吉思汗箴言精萃 200 條	
成吉思汗箴言(蒙漢合璧)	
書法作品文稿	江川主編(103)
簡訊	(76)

蒙文書法起源與 巴日斯哈達岩文

邵 道

蒙文書法是在蒙古文字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藝術。要探究蒙文書法，必須從蒙古文字的起源及其發展入手。揭示蒙文書法藝術的美學性質，應該從它的起源及其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去把握特點。這一環不能忽略。關於蒙古文字的起源，歷史上有許多傳說。如早期民間文學中有步律之說。該說認為蒙古人進門時起腿邁步之勢便是蒙古文字的字尾“ㄣ”字樣，然後往后擺長袍大襟之勢便是蒙文字尾“ㄣ”字樣。所以，蒙古文字呈“人形”字。又一說則認為，蒙古文字的間架結構就如蒙古包一樣等等。這些說法，都涉及自然現象。就實際而言，蒙古文字是隨著當時日常生活的復雜化和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為人們生活實踐需要產生的。由於缺乏文字史料，時至今日，人們還以極簡單的方法來解釋蒙文書法的產生，不能不說是遺

憾。關於蒙文書法，蒙古文字的起源，學者們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果以文字記載為依據，從回紇蒙文和八思巴文說起。因為文字記載，總比道聽途說可靠得多。

蒙古語屬阿爾泰語系，其文字屬回紇文字母體系。蒙古文字是“蒙古族通用的一種拼音文字。早期的蒙古文字母讀音，拼寫規則，行款都跟回鶻文相似，稱作回紇式蒙古文。現存用這種文字寫成的文獻中，年代最早的是《也松格碑》(1225)^[1]”。可以作蒙文書法的寶貴資料的回鶻式蒙古文獻——碑刻，“現存的有《也松格碑銘》，又稱《成吉思汗石》(約刻于1225年，現存蘇聯列寧格勒國家博物館)、《釋迦院碑記》、《張應瑞先塋碑》、《竹溫臺神道碑》等。現存元代回鶻式蒙古文字本有《阿八哈賜教皇使節書卷》、《阿魯渾致法國國王書》(1289年，原件藏法國國家檔案館)、《阿魯渾致教皇書》(1290年，原件藏梵蒂岡機密檔案館)、《合贊致教皇書》(1302年，原件藏梵蒂岡機密檔案館)、《完者都算端致美男子腓力普書》(1305年，原件藏法國國家檔案館)^[2]”。除此之外，還有用蒙古文翻譯和編著的歷史、文學、宗教、醫藥、天文、地理、數學等方面的書籍，其中不乏書法佳作。這些佳作文獻年代最早的當屬《也松格碑銘》，但考證者并未下肯定的結論，只是說“約

刻于 1225 年……。”其詞含糊。正是由于有這一“約”字，到目前為止，有許多學者以演變之說、推理之說、遐想之說等各種方法研究，其結果還是不那么令人滿意。筆者翻閱資料，不意中發現一篇文章，即《巴日斯哈達文字洞》（蒙文）一文。該文字洞位于“內蒙古興安盟吐列毛都鎮所轄西漢查干村北八公里處，距公路七米的荒山東腰有一座當地人稱《巴日斯哈達》（漢譯老虎岩——筆者）的岩石下有個高十來米、寬九米、深九米的半露天洞。突出洞外的七塊石板上都曾鐫刻着回紇蒙古字、漢字、契丹小字。因天長日久的原故，有些字已經無法辨認了，其中較為清晰的是第四塊石板和第五塊石板上刻有的字。第四塊石板的中段有這樣幾個漢字：《大康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遼道宗年，公元 1077 年），就這塊石板的上段還刻着《這龍年》的回紇蒙古文字。如果這龍年是指 1076 年左右的‘龍年’的話，那么，關於蒙古文字的起源的研究便應有一個新的突破。另外，第五塊石板上還用契丹小字刻着《大康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字樣³”。據這一段文字，我們會想到，回紇蒙古文字的產生不是在十三世紀，而且要比十三世紀更早。所以，《二十五史》元史卷中這樣記載着《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其祖朵栗赤以其法

佐國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名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④”。這裡作者明確告知人們，八思巴是“制蒙古新字”，而不是創造蒙古字、乃至造新則有舊之理。多少年來，人們只是依據“八思巴字是元國師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仿效藏文字母創制的元《國字》。于 1269 年正式頒布使用^⑤”。局限于此，一葉障目，而沒能細心去探索。“《蒙古字韻》是中國元代用八思巴字拼寫漢語（也稱八思巴漢語）的韻書。本書編著于 1269——1292 年間，編著者未詳，元刻本流傳至清代道光年間，后亡佚。現在僅存一個舊寫本，是元至大戊申（1308）朱崇文（字彥章，信安人）所做的校訂本，也已流失國外^⑥”。八思巴字只是元朝時期用來拼寫蒙古語、漢語等文字的拼文，就象漢語拼音，學習掌握其主要文字的橋梁。它不是蒙文書法的起源。回紇蒙文才是蒙文書法的起源。就此看來，回紇蒙文的產生不僅比八思巴文字要早，而且產生年代也不是在十三世紀，有可能上推到元朝統一各部落以前。因此“元代官印風格近似金，不同的是將漢字‘九迭篆’與蒙文仿‘九迭篆’的文字

同時組合在一個印面上，以示對照^①”之說，雖然對蒙文書法的篆書做了肯定，但與整個蒙文書法的正、草、隸、篆的由來還有出入。所以只能以“現行蒙古文就是在回鶻式蒙古文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②”來斷定。不過這一斷定是籠統的，若說蒙文書法產生年代的考證，有文字記載的至今尚未超過“巴日斯哈達文字洞”一文。

一九九二·十二·十于崇書齊

注：

①《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2 版第 282 頁。主編胡喬木。

②《內蒙古大辭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4 版第 805 頁。主編布赫。

③《內蒙古大學學報》1985.1 期第 31 頁，呼格吉樂吐、確精扎布著。

④《二十五史·元史卷》第 202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12 版。

⑤《蒙漢辭典》第 1530 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6.11 版。

⑥《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第 287 頁。

⑦《大學書法》第 288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主編祝敏申。

⑧《內蒙古大辭典》第 805 頁。

(作者工作單位：內蒙古民族師院蒙文系)

蒙古族書法篆刻藝術的 歷史和現狀

滿都麥 著

鋼土木爾譯

我們多民族的偉大祖國，有着數千年的文化藝術歷史，這也是我們各兄弟民族共同努力創造的結果。其中，曾建歐亞帝國，威震世界的蒙古民族的創造力、聰明智慧和文化藝術的歷史，至今為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學者們嘆為觀止并專門研究。而起源于那時的蒙古文書法篆刻藝術，現在已成為我國書法篆刻藝術園地中具有獨特藝術魅力的奇葩。

談及蒙古文書法篆刻藝術的歷史和現狀，就我本人的一點經驗和理解，有必要結合與蒙古文書法篆刻藝術有密切聯系的蒙古文字的起源、結構和特點來加以闡述。

蒙古文字的起源、發展和結構特點

公元十三世紀以前，分布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民族尚

未統一文字。成吉思汗在完成統一蒙古各部落的事業中，征服了已有數百年文字史的奈曼部落。由于奈曼部落的文字是屬於回紇文字母拼寫的拼音文字，成吉思汗發現借用回紇文字母拼寫蒙古語既方便又科學，同時也認識到書面文字對他的國家和民族所意味着的重大意義。公元一二零四年，成吉思汗聘請了奈曼部落的文人為其子弟和臣僚們教授了回紇式蒙古文字。從此，蒙古民族才開始有了統一的語言文字的歷史。

蒙古族借用回紇文字母拼寫的蒙古文，經過不斷的改進，形成回紇式蒙古文字，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其歷史演變的過程大體上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有文字始到元朝初年，蒙古文字的拼寫方法、字型風格與回紇文字基本上一致。

第二階段從元朝初年到明朝中葉，回紇蒙古文從其標音字母到拼寫規則、字型筆劃風格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並出現了東、中部蒙古族的“蒙古文字”和西部瓦剌蒙古族的“托忒蒙古文字”兩個分支，與初借用的回紇文字的原型相差甚遠。

第三個階段從明朝中葉到清朝初年，蒙古文字與原來的回紇蒙古文相比，可謂有了脫胎換骨的徹底變化。這

時期的蒙古文字不僅具有鮮明的游牧民族的特點。而且其科學的組字結構和完善的文字功能，進入了世界先進文字的行列。

蒙古文字共由七個母音(元音)字母和二十一個輔音字母組成，並以字首、字中、字尾三種不同的變化形式，按照語法規範構成不同的音節、字、詞，即可準確無誤地記錄浩瀚的蒙古語詞匯。特別是蒙古文字以及拼寫方式上豎式結構，不僅在造型上蘊含着以馬背民族著稱的蒙古族的神態風韻，而且為蒙古文書法篆刻藝術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必備的基本條件。這也是世界上眾多的拼音文字中，唯獨蒙古文字的書寫功力和技巧，能夠發展成為一門書藝的原因所在。

蒙古文書法的產生及發展歷史

蒙古文書法與歷史更為悠久的漢文字書法相比，尚屬一門年輕的藝術。但她從蒙古文字誕生時起，就有了使用軟筆(毛筆)、硬筆(竹筆)兩種工具書寫的蒙古文書法藝術。這一論點，足以從成吉思汗時代到元、明、清以及中華民國各朝代流傳下來的抄寫品(寫在羊皮或絲綢上)、木版印刷品、碑刻、印鑒、牌匾等文化遺產和歷史遺迹中

得到印證。

例如：公元一二二五年間寫成的《成吉思汗石書》（此石碑現藏于蘇聯列寧格勒市博物館）；蒙哥汗的《釋迦院碑記》（此碑在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央省）；雲南省玉案山筇竹寺的《雲南王阿魯石碑》（公元一三三四年所建）；明萬歷八年（一五八零年），俺答汗為貢馬而呈送明朝神宗皇帝的蒙漢文合璧手寫體《朱詡鈞》（此件現藏于蘇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北京故宮，西安古都和大同雲崗的蒙古文石碑，均為回紇蒙古文第一、二發展階段的軟筆（毛筆）楷書作品。

又如元朝大德十一年（公元一三零七年）間印刷的孔子《孝義》一書的蒙古文本刻版本；明朝永樂年間印刷的《高昌館課》四卷蒙古文本版本；十七世紀從藏語文譯成蒙古語文的《甘珠爾經》一百零八卷木版本，分別為蒙古文字三個發展階段的硬筆（竹筆）楷書作品。據《元史·藝文志》記載的目錄，在元代用蒙古文翻譯和編著的有關歷史、文學、宗教、醫藥、天文、地理、數學等方面的書籍頗為壯觀。從現有的一小部分書籍可以看出，那時的書籍無疑都是硬筆或軟筆的書法杰作。

元朝以後，長期陷入封建割據和戰亂之中的蒙古族

人民，逐漸將精神寄托轉向宗教，民族文化藝術也有了宗教色彩。明朝中葉以後，特別是在清代，統治者利用這種宗教意識，採取了以宗教麻痹蒙古族人民的政策，在蒙古地區廣建寺廟，極力提倡和維護宗教的特殊地位。因此，在元、明、清時期蒙古地區建造的大小寺廟，都成為囊括當時蒙古民族建築、雕塑、鑄造、繪畫、刺繡、書法篆刻等藝術作品的集中地，成為將蒙古民族文化藝術全面綜合濃縮的博物館。直至本世紀六十年代初還存在着的數千座寺廟中，收藏着幾個世紀以來所積累的木版印刷或手抄的各種典籍、寺廟系譜、活佛轉世傳記、資財帳冊卷宗等能夠反映蒙古文書法藝術傳統的史籍文獻，數量仍為可觀。尤其是那些集滿、蒙、藏、漢四種文字的廟匾，堪稱書法藝術的精品。然而在十年動亂中，內蒙古地區的一千余座寺廟中，除了殘存的十余座外，全都被毀為廢墟。蒙古文書法藝術的珍貴遺產連同蒙古民族的其他文化藝術的寶藏，在歷史的僅此一瞬間化為烏有，留下了千古遺憾。

目前尚能見到的蒙古文書法史籍文獻，多為各個不同朝代的官方楷書。然而自元朝以來的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在寺廟、王宮以及民間却有用硬筆軟筆書寫的不同于

楷書的多種字體的蒙古文書法作品。例如：《鎮妖傳》、《英雄格斯爾傳》、《聖人孔子訓》等以行書、草書、挺胸書為字體的手抄本，直到“文革”前，在民間還多有收藏。在寺廟、王府中的牆壁、梁柱、桌面、靠背、櫥櫃、神龕、鑄鐘、壁毯等物上，到處可見“吉祥如意”、“太平盛世”、“福壽”等字詞的行、草書和大小篆刻，以及把“福祿”、“禎祥”、“南無阿彌陀佛”等字詞結構為形似水、火、雲、草的精美書法作品。所有這些，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蒙古文書法藝術盡管受到了諸多歷史條件的限制，但她早已形成了各種書法字體的各為體例的事實。

蒙文篆刻

印章的篆刻作為一種藝術，與書法藝術不無密切關聯。蒙古文篆刻藝術的產生與蒙古文書法藝術，更是一對孿生姐妹。據元朝《元史》中敘述塔答統阿傳略中的記載，成吉思汗征服奈曼部后，俘獲了攜印逃奔的奈曼部掌印官塔答統阿。成吉思汗問他：“為何攜印逃跑，而不隨我？”塔答統阿說：“死守此印是為臣的職責，我只想把它交給主人，無他意。”成吉思汗贊揚了他的忠誠后問及印章的用途時，他說：“收付糧食財物和派遣官吏的公文上只有